

边城瑞丽：从封城到解封的7天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

今年9月18日，瑞丽市没有鸣放例行的9·18防空警报。

当日，在这座因新冠病毒入侵而处于防疫战状态的云南边陲小城，为了避免引起恐慌，政府决定取消这次警报鸣放。大街上只有单调的广播声在回荡，发出诸如“家有一根葱，就不要往外冲”之类的号召。9月14日22时封城后，这就成为瑞丽人最常听到的声音。居家隔离口号。

两名携带新冠病毒的缅甸籍偷渡者，让这里变得安静且空旷。

偷渡者是9月3日进入瑞丽的。32岁的杨佐某带着3个孩子、2个保姆，自缅甸南坎非法入境。6人住进瑞丽市杨佐某姐姐的家中。之后，杨去过菜市场、公园、健身房。直到9月10日，她自感嗅觉、味觉不敏感，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

一天之后，传闻四起。9月12日，从杨前去做事的医院传出1例疑似病例的消息。当天，杨入住的小区封闭管理。政府暂时叫停了瑞丽市内所有的珠宝翡翠基地里的直播、交易等聚集性活动，商家们被要求接受核酸检测，阴性者方可入场。

两天之后，情况变了，即使是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也不允许商家入场。

直播被叫停，对于瑞丽而言并不是一件小事。这里拥有全中国最繁华的珠宝翡翠交易市场。官方数据显示，瑞丽珠宝翡翠直播行业2019年交易额突破人民币百亿元，截至2020年5月，直播从业人员超过6万人。

9月14日，政府发布了瑞丽确诊2例新冠肺炎的消息。

瑞丽市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块土地东、西、南三面环缅，像榔头一样楔进缅甸国版图的卯里。一位本地人形容：缅甸打仗，子弹打到周边寨子里的（中国）村民家，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村里的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很多村寨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缅甸。这种现象在当地被称为“一寨两国”，边民跨国而居，一不小心就入境了。当比SARS还要凶猛的传染病袭来时，想要人为在边境线上拉起隔离带，并不现实。

8月19日后，缅甸暴发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根据缅甸卫生和体育部数据，3月23日该国首次发现2例确诊病例，到8月19日，累计确诊40例。之后却以平均每天174例的速度猛增，截至9月21日8时，累计报告5805例。

在缅甸，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为若开邦、仰光省。疫情有从缅甸西南往缅北扩散趋势。目前，缅北地区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克钦邦疫情较前，但也在增强。

瑞丽市公安局副局长尚正海在笔者记者采访时表示：瑞丽面临最大的压力就是疫情从边境陆路、水路输入，如果处置不当，将给全省、全国带来疫情扩散的风险。

这次偷渡的6人常住缅甸曼德勒省，他们8月31日离开当天，该省仅6例确诊病例。他们9月3日抵达瑞丽时，曼德勒增至10例。等到瑞丽宣布6人中2人确诊并决定封城时，曼德勒已增至102例。9月18日，曼德勒确诊病例数已达140例。据《缅甸时报》报道，曼德勒中心医院已感受到住院压力，政府正在准备一个拥有300张床位的医疗中心，以应对持续增加的感染病例。

在瑞丽封城之前，缅甸疫情的蔓延已让中国边境地区感到防疫的压力。云南自2月20日以来新增病例34例，以境外输入为主。瑞丽对非法渡口进行了取缔关停，组建水上巡逻队试图斩断水路偷渡通道，并发动公众举报偷渡者。但这些都未能拦下6位“漏网之鱼”。

事后，瑞丽市将抵边封控点从230个增至

502个，警察牵着警犬在边境线上一日夜巡防，抵边村寨24小时封闭管理。官方分析今年以来的偷渡案件发现，大部分偷渡者从陆路接壤便道、小道偷渡。

9月14日，瑞丽市政府宣布对城区全员开展核酸检测，费用由政府承担，并规定当日22时后，任何人无特殊情况不得进出瑞丽市城区，时间暂定一周。全市城区人员居家隔离。

封得太突然了。消息宣布时，很多瑞丽人已经入睡，第二天醒来准备送孩子上学才知道封城了。很多人还生气，两个偷渡者封了一座城。

9月14日晚，德宏州的出租车司机杨本树，从芒市的机场送旅客前往瑞丽，送到之后自己却被困在当地，他只好找个80元一晚的小宾馆暂住。有的在封城之前刚从瑞丽离开的生意人，则被目的地要求隔离观察。

9月15日早晨，当地许多超市门口停满了电动车。居民开始囤货，鸡蛋、挂面、火腿肠、大葱、酱油、肉，泡面是最抢手的。而后新闻曝出有商家抬高肉价，但马上被相关部门处理。

人们慢慢安下心来。

从9月15日早上去超市抢完鸡肉，瑞丽市民徐丹丹就不再担心这次封城会像当初武汉那样紧张。生活、医疗物资都有保障，政府规定每个家庭3天可申请一次出门采购生活用品。市区超市、菜市场、药店正常营业，医院也并未因封城而影响其他病人的救治，手术照常进行。城区之外，村寨的百货店也照常营业。

不恐慌了，很安心。徐丹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武汉封城时，瑞丽虽然相距甚远，但也人心惶惶。那时候为了抢口罩，跑了四五家药店，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最后只买了4个。

封城后的瑞丽人，不必担心没有口罩可用。莲花清瘟胶囊堆在药店门口的桌子上，但购买者不多。街道上几乎没什么人，除了偶尔出现的前往核酸检测点的居民和缅甸籍外来务工人员。就在整个瑞丽只有两人确诊时，摆着一张空空床铺的方舱医院已经建成。云南省委书记阮成发前去检查时强调，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两个确诊病例在定点医院治疗，病情好转。与此同时，对偷渡者杨佐某等人依法追责的工作也在开展。

两个病例，为云南的边境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9月14日，云南8个边境州（市）、25个边境县（市）进入了防疫战时状态。9月19日，云南宣布全省各地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封城一周以来，瑞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

数字并未增加，一直是2。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与日俱增，最终停留在287354。

3天内，完成28万余人的核酸检测并不容易。邻近地区相继派出1000余人支援瑞丽市核酸检测工作。

瑞丽的社区工作者郭娟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自己的城市。但她心里清楚，一旦发生，很多任务都压在了像她一样的基层工作者和医护人员的身上。封城之后，她陷入了通宵达旦的忙碌，比春节疫情早期更紧张。把孩子托付给老人，就去现场了。

郭娟主要负责一个村寨的核酸检测与偷渡者排查工作。医生与物资到位时是9月15日凌晨，到村寨里熬夜开始做，做到凌晨5点46分，没有了物资，才停止。郭娟记得，我就睡了5个小时。等到用于核酸检测的物资送到，就又忙了起来。

在瑞丽本市医护人员，和后续芒市、陇川、丽江等地医护的支援下，他们熬了5点46分，大多数时候靠方便面果腹，做完村寨中1996人的核酸检测。

像我做的这个村寨是做了1996个人，起码有1000人是缅籍。郭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缅甸人同样可以获得免费的核酸检测。缅籍务工人员大多在村寨里租房。大多数务工人员都是偷渡的，排查时找房东，有缅籍人员就一登记，看通行证与马崩丁（缅甸的身份证）。就我们排查的情况来看，都是来瑞丽几年以上的那种，长的十几年，短的半年多。郭娟说，缅籍人员（工资）便宜，我们这边做生意的喜欢找缅籍人员当小工。

除了22万余人的瑞丽人及国内外来流动人口，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有5万多人缅籍流动人口在瑞丽经商、务工。在瑞丽市姐告边贸区的一些街道上，缅甸人开的商铺鳞次栉比。

黑龙江人何强（化名）到瑞丽4年，在此做珠宝翡翠直播，经常可以见到缅甸人前来贩卖翡翠原石。他告诉记者，在瑞丽餐馆打工的服务员很多是缅甸姑娘。在与中国一网之隔的木姐，经常有缅甸人将竹竿伸到铁丝网高处，向游客售卖货物，甚至会偷偷翻越铁丝网非法入境。

至于此次偷渡进入瑞丽的确诊病例杨佐某，有人猜测她是前来探亲，也有人猜测是曼德勒疫情严重，来中国避难。但官方并未公布她偷渡的原因。

如果仅从街景来看，瑞丽有点像封城时的武汉，路上经常只有外卖员、清洁工出没。由于绝大多数市民无法外出，奶茶店店主没时间闲聊，外卖员

比平时更忙了，而缅甸籍清洁工推着垃圾车不停地寻找，也找不到垃圾可扫。他们这些天难得清闲。

一个不足30万人口的边境小城，学校停课、快递停运、公交停运、商铺停业、直播停播，许多流动在边境线上的生意人因此受损。天一黑就摆满石头的珠宝城、往日熙熙攘攘的直播基地、夜晚门口停满小吃车的弄莫湖公园，都空空荡荡。偶尔街道上有一家开着的兰州拉面馆，也用两张桌子堵住店门，只许打包，不许堂食。

瑞丽原本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中缅之间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它拥有中国唯一实行境内关外特殊模式管理的边境贸易区姐告。在姐告关口，经常出现运进来热带水果，运出去摩托车的忙碌场景。因新冠肺炎疫情封闭之前，这里每天通关过境人次超过4.9万。近年来，瑞丽因玉石直播而闻名。在何强所在的直播基地，有600家直播企业，3500名主播，平日里每天5万余人出入，中缅两国的货主摩肩接踵。而在姐告自贸区的玉城直播基地，有数据显示，7月这里平均每日成交5万单，带来4.3亿元的销售额。

封城使这一切中止。原石进不来，珠宝出不去。28万余人等待解封一刻的到来。何强开玩笑般地说：（封城）正好给自己放个假。而出租车司机杨本树每天吃着泡面，刷着手机在小宾馆等待着离开瑞丽。

在遥远的河南，一个快到预产期的孕妇每天数着瑞丽封城的日子，盼望早日解封。原因无他：她的丈夫在瑞丽工作，她希望跟丈夫一起见证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9月21日晚，瑞丽封城第七日，德宏州委常委、瑞丽市委书记龚云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2020年9月21日22时起，瑞丽市解除城区居家隔离。

这个晚上，有人相聚一堂举杯欢庆，有人在街头热切地告诉电话那头的朋友：瑞丽解封啦。有卖翡翠的商人在店铺里用冰淇淋干杯庆祝解封。许多市民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整个城市的夜空被四处绽放的烟花照亮。封城7日来的宁静终于被打破了。多日以来滞留瑞丽的外地人来到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排队等待离开。

但是在解封当晚的发布会上，龚云尊说：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零阳性不等于零风险，全面做好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他还呼吁，各地不要对离开瑞丽的人员采取额外的限制措施。在经历过封城的地方，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江 山

钻进一个隐蔽的地下隧道入口，浑然一脚踩进淤泥中，一个未知的世界向她敞开。

黑暗中五官变得灵敏起来。空气中渗透着动物腐烂尸体的气味，手机信号变得越来越微弱，直至屏幕亮起红色的惊叹号。在地底深处，犹如身处史前文明，她犹豫了片刻，继续向前走。

积水渗透进鞋子，温度慢慢降低，但脑子里一个三维立体地图慢慢构建，头顶几米之上是繁华都市，车辆行人擦肩接踵；脚下是纵横交错的地铁隧道、铺陈的线路管道。在黑暗中，她不知

具体走了多少米。

当她重新钻出地面，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没有人发现，刚刚有一个人，曾在那些或褪色、或颓圮的建筑中，悄然潜行。

这是潘然玩“城市探险”的第五年。她形容这一爱好，没有旅游手册，没有导游讲解，不去名胜古迹，只关心城市里那些废弃的、危险的、禁止入内的、无人问津的建筑和角落。

在她看来，城市废墟是一种比旅游景点迷人得多的东西，它的意义来自未知，以及画面人类消失的末日世界。在她拍摄的照片里，植物占领了人类往昔的地盘，可以站在这个时间点，看到人类消失后的未来，看到废弃建筑物几十年前的过去。

在加拿大多伦多做药品研发工作的她，探寻废墟只能忙里偷闲。周五晚上一下班，潘然就带着相机、睡袋、生活用品，踩下一脚油门，穿越美加边境，开车七八个小时，直奔目的地。

她探访过无人问津的废弃精神病院，也迈入过荒无人烟的小镇。游戏《寂静岭》的作者就是以此小镇为原型创作了那款恐怖的游戏。她最爱被工业时代遗留下来、逐渐变成废墟的部分。尽管住在加拿大，她更着迷美国五大湖区的铁锈地带，这里工业起落、城市兴衰，废墟种类多种多样，有地上废弃的工厂、医院、教堂、监狱、战后留下的堡垒，地下的地铁、防空洞和排水管道。

许多废墟在城市中央矗立。也许入口只是一道栏杆的缝隙、一个高出地面几米的窗口，甚至是墙底脚下一个个黑漆漆的洞口，不仔细查看难以轻易发现。几个街区外，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另一些废墟则隐居深谷、远离城市，只有靠着卫星地图和当地人人口耳相传，才能确定方向一窥究竟。

但只要走进那个入口，一切都被抛在身后，眼前一片漆黑，只听得心跳声，她知道，那个躲藏在整座城市背后的另一个城市的入口就要向你敞开了。

在美国，废弃的建筑有法律保护禁止入内，危险常常如影随形。除了可能被巡逻警察抓住、被居住在废弃建筑内的流浪汉抢劫伤害，扭伤、擦伤、摔伤，在地下空间遭遇塌方、水流、小动物等都是家常便饭。若不戴口罩，可能会暴露在危险气体中。若不穿高帮靴，一脚踏入污水中更是徒增烦恼。在一个火车墓地，潘然无意间踏穿一块腐烂的木地板，锋利的木条在她的大腿上划下数道伤口，数十天才痊愈。

相比于危险，潘然更担心的是废墟里什么都没有，是个空壳子。一卷废弃的照片、发黄残破的旧病历、废弃度假村里的高额账单。追溯这些痕迹，她会发觉对方的这一生好像在演电影一样，在你眼前很快地过去。

今年2月，潘然曾邂逅一栋隐匿在密林深处的豪宅，翻看宅里的旧物品，她猜测这里可能曾住着一对夫妻，慢慢经历家道中落。女主人的衣服从年轻时的绚丽繁复变成中年时的寥寥无几，而她的生活痕迹也在慢慢消失，在一张1997年的圣诞卡片上，抬头只有Mr（先生）的称呼。而之后，一封来自精神病院疗院的信件喻示着男主人可能最终离开了这座房子，再未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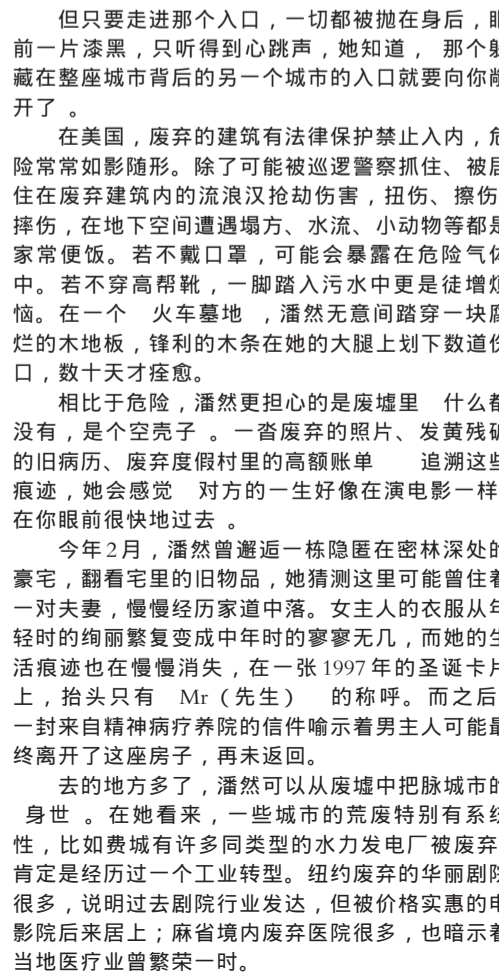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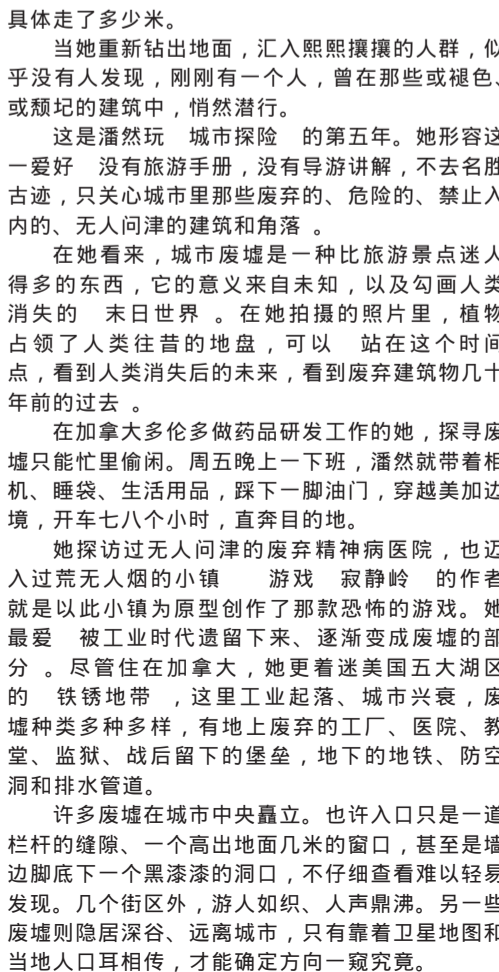
去的地方多了，潘然可以从废墟中把脉城市的身世。在她看来，一些城市的废墟特别有系统性，比如费城有许多同类型的水力发电厂被废弃，肯定是经历过一个工业转型。纽约废弃的华丽剧院很多，说明过去剧院行业发达，但被价格实惠的电影院后来居上；麻省境内废弃医院很多，也暗示着当地医疗业曾繁荣一时。

疫情重创 香港旅游业

9月14日，香港葵涌码头约5万平方尺的政府用地停车场停满旅游巴、校巴、小巴车。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特区政府自年初收紧跨境人流往来和边境管制。旅游巴士停运，停车位难寻。特区政府拨出该停车场供非专营巴士车作泊车之用。高峰时期，该停车场曾停泊逾千辆旅游巴士车。

人民视觉供图

城市废墟探险家



更加可怕的是，App悄悄地、不被察觉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改变我这个人。美国研究者发现，在社交页面上一个不起眼的标志，就可能影响中期选举的结果。

这些年，几乎每一个家长都跟孩子有场争夺手机和iPad的恶战。纪录片中有个统计数字，在美国，1996年之后出生的人抑郁和自杀的比例升高，拿到驾照的比例下降了，尤其是2009年社交媒体流行之后。虽然无法将二者建立科学的联系，但在一些个案中，我们已看到科技的背面。一个14岁英国女孩在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照片，很多人骂她长得丑，让她去死。后来这个女孩真的自杀了。还有臭名昭著的蓝鲸游戏，借由网络，向青少年传递着可怕的、关于自杀的煽动。

《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一篇文章调查了英国近1万名13岁至16岁的青少年，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与心理压力的大小存在相关性，女孩受到的影响是男孩的两倍多。网络欺凌以及上网导致睡眠不足和体育活动减少，间接造成了这些伤害。

此外，已经有研究指出，在推特上，假新闻的传播比真相快6倍。2017年，美职篮全明星球员凯里·欧文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自己相信地球是平的。这不是什么阴谋论。2016年，华盛顿一家披萨店正在庆祝开业10周年，突然在网络上遭到围攻，传言这里是全球性的拐卖儿童组织，把孩子当作性奴隶关在地下室。一时群情激愤的网友寻找各种证据，cheese pizza（奶酪披萨）的缩写cp被暗指是child pornography（儿童色情）。一位激进分子甚至来到店里，对上锁的壁橱开了枪。最终调查证实，哪有哪个拐卖儿童组织，这里只有面粉和奶酪，连地下室都没有。

最近，信息茧房这个词很火，人们困在各自的语境里，无法与不同阶层、不同志趣的人沟通。社交软件让茧房更厚实，因为它只给你看你认同的东西。这也导致国外愈演愈烈的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政治分歧之下过去20年来最明显。

相比之下，一个实实在在的影像是，这些年整容医生发现了一种“图片分享畸形症”，年轻的患者想通过整容手术让自己更像滤镜里的自己。

好在人类正在觉醒，设计红迪网（Reddit）的技术人员写了一个程序来戒掉它的瘾，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对企业处罚力度空前。当你不会在App上花了多少时间时，手机的软件计时会让你触目惊心。在避免被操控之前，人类开始挣扎。

过去这些年，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可以在一分钟内叫到出租车；也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各国美食；我们与朋友的沟通变得便捷；科技发展、医疗健康、工业体系也借助互联网上了新台阶。只是新技术发展如此迅猛，人类大脑还没有完成与之适应的进化。当技术拥有了权力和影响力，就不能不好好谈谈责任。毕竟，谁想当个工具人呢。